

隔墙取碗

母亲七十岁了，退休后和哥哥一家住在县城。

县城距省会不过百里，母亲却不愿住在我家——她患有心血管疾病，害怕爬楼；嫌周围净是生面孔，找不到说话的伴儿，忒闷得慌——母亲属于那种爱说爱笑的人，这是她大半生在乡镇做农村工作养成的习性。母亲每年来我家三两次，看看孙子，检查检查身体，住上十天半月。母亲一来，我家就明显整洁起来，连煤气灶都能当镜子。她是做惯活儿的人，但凡有精神，手脚不肯闲着。

我惟一孝敬她的方式就是晚饭后和她聊天。有一天，电视上播出一条乡镇合并的新闻。母亲突然插话说：“很多事情就像烙饼，总是翻来覆去的。1958、1959年吧，城关乡改成了城关公社，附近的几个乡改叫管区，几个管区并成一个公社……你还记得姚金生不？”

我说：“记得，记得。大头、秃胖子，一年四季戴着顶灰帽子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时候大炼钢铁，公社把管区的干部都抽调到工地，我当时在西营管区当秘书，因为正怀着你哥哥，就成为惟一的留守人员。到秋天，工作忙不过来，公社派姚金生来当代书记。那一年油料征购任务高得出奇，老姚天天泡在下面，一个村一个村去挤，最终还是没完成。公社把他叫去，到第三天还没回来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公社秘书是我当年团干校同学，就是你苏秀阿姨。苏秀说，老姚回不去了，公社正给几个没完成征购的管区书记办学习班呢。老姚是重点，宋书记都跟他拍了桌子，说什么时候完成征购，什么时候回去。完不成怕党籍都难保呢。”

“我一听就知道坏了，我们管区是公社的主要油料产地，宋书记是参加过南下的老干部，执行上级政策从来不打折扣。第二天，我擅自召集管区几个村的支书来开会，大家都急赤白脸表白，说真的是盆干瓮净了，没敢打一点埋伏。我说这回老姚的书记是保不住了。”

“支书们一听都乐了，说这个老姚，真是一根筋！”

“我说，怎么办呀？“他们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说，看全国这形势，就是免了老姚的代书记也免不了征购，缴呗。“我们管区的人真厚道。第二天，各村就把种子送到公社，顺便接回老姚来。”

“晚上，几个村支书带了点腌咸菜、两瓶蕻干酒聚到管区，说是来给老姚压惊。

“老姚不领情，骂骂咧咧道：‘你们他娘的打埋伏，让老宋把我整治得好苦！’

“支书们说：‘老姚，你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你可是我们拿油料种子换回来的。’

“老姚一愣，脸色陡然红涨起来，‘啪’一拍桌子，跳着脚骂道：‘狗日的，你们昏头了！缴了种子明年种什么呀！’

“支书们说：‘走一步说一步呗，这形势，不缴行吗！’

“老姚说：‘你们说是种子了吗？’

“大家七嘴八舌说，敢说是，说了人家还要吗！

“老姚顿时语塞。

“他们开始张罗喝酒，我就回宿舍休息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听得那边安静下来，我以为散场了，想过去收拾收拾。一进门，就见老姚单膝跪地，拿头在墙壁上顶着一只蓝花大海碗。几个村支书屏息敛声站在他身后。

“我吓了一跳，惊诧道：‘这是干什么？’

“支书们哄然笑作一团。东寨村的王有根笑得接着肚子从隔壁走过来。

“望着一个个东倒西歪、乐不可支的村支书，老姚这才明白了当。他手指王有根笑骂道：‘这王八蛋说他会隔墙取碗，说得跟真的一样。他小子要有这份能耐，我就让他把上缴的种子取回来！’

“笑声戛然而止，变成一张张尴尬的脸。半晌，王有根乱点着老姚说：‘你呀你，真是他娘个彭德怀！’”

“真把种子缴了？”我问母亲。

“缴了。”母亲说，“第二年我们管区八个村一亩油料作物都没种。这件事过后不久，公社党委批准了我入党申请。苏秀悄悄给我打电话说，宋书记在党委会上说，书记完不成的任务，一个小秘书完成了，这就是最好的表现！”

“为争取入党，那些年我风里雨里那个干呀，没想到却这么入了！想起来一辈子心里不是滋味……”

母亲半晌无话。

特 嫌

我家比邻着几所高校，人们通常把那一带称作“高教区”。

大学生勤工俭学多是做家教，定期到学生家辅导。师大美术系的学生则办美术班，招收一二十个小学生，利用周六或周日教孩子们简笔画、国画、水粉画，有的也教素描和写生。我女儿这学期上的就是素描写生班。他们有时在教室上课，有时年轻的大学生带着他们去附近一个花卉市场，画些花草、奇石。画完老师再逐一点评。

一天，女儿上课回来特别兴奋。不用问，肯定今天的作业得到老师好评。经过，她忍不住打开画夹向我们炫耀起来。我探头头去，画面是一块山石，三四片兰草叶子。原来，老师今天就表扬了她一个人。母亲放下手里的抹布凑过来，一看之下禁不住连声夸奖：“哎哟！像，像，画得真像！”说着，从女儿手里接过画夹细细端详，然后又去一张一张地翻看。看着看着，母亲说：“我知道，这叫写生。”

“哇噻！奶奶还知道‘写生’呢！”

这时，不仅女儿，就连妻子也望着母亲异样地笑起来。

“就是叫写生。”母亲生怕别人不信一样认真说，“有人去咱老家的山里画过。”

我老家是一个叫嶂石崖的地方，在太行山深处，山峦连绵、峭壁林立。氐河从山间蜿蜒而出，但多数时间你看到的只是裸露着鹅卵石的干河滩。只有雨季洪水过后才有几个月流水，却又把倚山傍河的那条公路冲得七零八落。前些年，省里几所高校美术系的师生夏秋季节时常跑这儿来写生、画画，就吃住在农家里。渐渐竟有了名

他说，我并不认识您，深感受之有愧。

她说，这不认识了吗？理应当安理得。

他说，我可要提醒您，现如今文学正在贬值，在作家身上投资准赔本儿。

她说，这个我知道，股市还有涨有落呢。跌向低谷，往往正意味着向高峰的反弹。

他说，我可有一位温柔忠诚的妻子。

她说，我也有一位洒脱开放的丈夫。

他说，我不明白，这是干什么？

她说，我也不明白，正在探索。

似乎都不明白，似乎都在探索，随之这神秘的邂逅也就继续下去了。先是他那分期付款的房子有人替他一次性付了款，接着他竟莫名其妙地有了一辆雅玛哈摩托车，到后来还有接踵不断送来的皮尔·卡丹西服和意大利皮鞋……当然，那灿烂微笑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把他带到了远郊的一座幽雅别墅里。房间里还有一条珍贵的宠物狗，娇小、任性，憨态可掬，好像也是特意为他配置的。

他猛地想起了温柔忠诚的妻子……

但她却语无邪，身无邪，目光更显得纯净无邪。他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了，竟猛地想起一句古人留下的老话：士为知己者而死。似不合他的现代意识，但他却仍禁不住内心发问：她想干什么？没有回答，有的还只是灿烂的微笑。但不同于平常的是，在这幽雅的别墅里她却突然讲了多少多故事；商海的狂涛，情海的逆澜；地跨港台、事涉欧美；一个山村小女孩出生入死的沉浮经历；各行各业大款们变化回测的偶露峥嵘……新奇、刺激，令人躁动不安。

他不禁为之勃然心动了……

但她却仍似觉得不够“知己”，竟嫣然一笑捂住了他的笔。好像是为了印证她那些故事的真实性，又好像是为了印证她的丈夫确是“洒脱开放”的，她开始公然带着他“身临其境”了。商海、官场、黄皮肤的阔老和蓝眼睛的大亨，以及他们背后各色风姿的女人们……他始终搞不清她确切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，但他却只觉得再按捺不住了。这一天，他终于无视她的灿烂微笑猛地推开了稿纸。抛珠撒玉一般，一泻千里地狂写了下去。

满纸的激情……

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他甚至把妻子都忘却了。积压灵感的引爆，创作冲动的失控，使他如痴如狂地什么也不顾了。更何况，身旁永远不乏她灿烂的微笑、迷幻的倾诉。这种红袖添香夜伴读的氛围，绝对有助于他丧失时空观念。终于完成了，百万言的长篇巨作终于在神速颠倒中完成了。他明白它的分量，他清楚它发表后将产生的影响。他激动不已，他热泪盈眶，他第一次望着她想把那灿烂的微笑整个吞下。

她很顺从，就势倒在他的怀中……

狂乱后他还狂吻着她喊：知己，知己，知己！她却果真再不见灿烂的微笑了，只留下一双晶莹的眸子似在发问：后头呢？他突然清醒了：签约，签约！刚才那狂乱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签约！他乖乖地下来了，又乖乖地把成摞的书稿捧在她的身旁，最后还乖乖地在扉页上为她题写下她的芳名。没有强迫，有的只是高尚的士为知己者而死。

又有了笑，由灿烂走向辉煌……

他这才惘然地想起了发问，多少日子了？我、我的妻子呢？

她提醒他说，你忘了我的丈夫是洒脱开放的吗？

他强调，我的妻子是温柔忠诚的。

新作品·小说

李延青小说

（二则）

气，节假日省城就有人开车来游玩。县里看出苗头，投资进行了开发，如今那里已经成为国家级旅游区。

“你还记得不？”母亲放下女儿的画夹，转向我，“那是六几年呀？刚入秋，上级第一次发放毛主席像章，贫农家庭一家一枚。那可是件大事，上午接到像章，下午公社全体干部就分片包村，敲锣打鼓地冒雨送到各村。那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潇潇秋雨，紧一阵慢一阵。你刚五岁，前两天洪水暴发把氐河上的简易桥冲毁，去不了对岸的保姆家，因此让我留在公社守电话。”

秋天，只有秋天我能感觉出家乡的美来。天空深邃，一碧如洗，洁白的云朵丝丝缕缕，如幔似纱。夜霜不知不觉间把高高低低的山峦染上红黄相间的彩色，一经秋雨洗过，就如油画一样浓烈鲜明。极目远望，那彩色山峦的绝顶又叠罗汉般陡然拔起一层、两层或三层陡立的峭壁，是温暖的粉红颜色，和斑斓的山峦格外相称。若逢阴雨连绵暴发秋水河，绚烂多彩的远山上还会垂下一条条瀑布——喷涌而下的泉水如银河般无声飘落。这时候贫瘠、穷苦已不存在，惟有巍然、灵秀充盈在心……

“你忘了？那天为得到一枚像章你闹得死去活来，嗓子都哭哑了，直到南庄的王小朝带着两个民兵押着那个人走进公社……”

王小朝是南庄村的民兵连长，一只眼睛萝卜花，看你的时候就像看别处一样；不知道他从哪弄到一把日本指挥刀，那可是真家伙，公社民兵演习时他常常把刀插在腰里背在背上，比拿驳壳枪的武装部长李天青还威风哩！

“那人身上打着补丁的蓝衣蓝裤已被雨水淋透，脚上的胶鞋也磨破了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看上去有二十来岁，被五花大绑着。”母亲向我描述，希望能回忆起来。

“王小朝带没带那把刀？”

“刀？什么刀？我不记得了。”母亲愣了愣。

我想王小朝肯定没带那把刀，要带着的话我兴许能记起来。

“那两个民兵一人背着一杆步枪，王小朝披着块雨布，背着那个人的军挎包。”

——王小朝首先交给母亲一封信，是大队革委会出具的。说抓到一名特嫌，带有军挎包一个，内装大笔记本一个、割纸刀一把、一盒火柴、三支铅笔。拒不交代身份。王小朝介绍说，中午时分接到群众报告，说发现北山上升起一股炊烟，因为天阴着，看得格外清楚。那里有一个山洞，解放前住着一个孤寡老人，遇到鬼子进山扫荡，驻在他们村的八路军专署机关就常常转移到那儿去。这几天下雨，没人上山干活儿，他就起

了怀疑，带着几个民兵摸上去，就见这家伙正在烧玉米吃，火堆旁扔着些棒子皮、棒子芯。问他是哪儿人 he 不说，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说喜欢山上的风景。

“你看看他的本子。”王小朝从军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布面的大笔记本，里面一页一页画满了山峦、树木、村庄，也有单一的树枝、岩石。画面乱糊糊的，却也依稀分辨出是南庄村周围的景象。

“他画的是俺村的地形图。”王小朝小声跟母亲说。

母亲看了那人一眼，他正紧张地盯着他的本子，遇到母亲的目光，如同被烫了一般躲闪开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母亲问他，“你本子上画的是什么？”

那人抬起头，红涨着脸，一副害羞的模样。

“他不说，问死也不说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”王小朝说，“不行，咱就把他送到县上去。”

仿佛被王小朝这句话击中，那人紧张地抬起头，望着母亲吞吞吐吐说：“我……我想单独……和你谈谈……”

母亲好一会儿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看了看王小朝，王小朝也正看着她。突然，王小朝转向那人，高声训斥：“你休想要什么阴谋诡计！”

那人哀求的眼神执拗地望着母亲。好久，母亲说：“你们去门口待一会儿，他跑不了。”

王小朝他们还疑了一下，站到门外。

大约不到十分钟，就听王小朝在门外兴冲冲喊道：“李部长，你可回来了，我们抓了个特嫌！”

接着，就和武装部长李天青走进办公室来。王小朝又把抓人的经过叙说一遍。李天青夸赞他警惕性高，让两个民兵把那人押到院里，回头问母亲：“他都交代了些什么？”



更只有冷酷的无动于衷。倒是她自己先忍不住了。毕竟她很爱他，只好自己先惶惶然大跑回来了。

天哪，出现的情景更大出意料！

困兽犹斗一般，他还在迷乱中颠狂地画着。只有头发和胡子超常地“发挥”着，几天来竟蓬然布满了整个面孔。对她的惊呼似听而不见，仿佛他也在迷幻中化成那老妖或小鬼了。失望，失望，更大的失望！刹那间她的心头滴血了。但她又不是那种甘于失败的女人，两招不成她开始考虑最绝的一招了。她猛地忆起，他曾是那么嫉妒，为了她过去男友的偶然出现，他就要和人家一打一地进行决斗。或死，或活，男人的眼里绝糕不得沙子。对，对，就从这儿入手。电击一般，给予他最强烈的刺激，也不知是未孕，兼或是难产？他仍在苦苦挣扎中不知不觉，但她却开始带着一个又一个男人在家中闪现了。他越恍若不知，她就越表现得主动大胆。他越迷幻于画，她就越表现得热情放肆。还是收效甚微，她含着热泪准备作痛苦的一搏了。有一天，她竟当着画架拥抱起一个小伙子吻着，吻着，狂吻着。

可怕的冷场……

绝没想到，他竟面对着画布似突然异化成了个“色盲”。一副全无心肝的模样，仿佛只顾为了那“孕”或“难产”痛苦。一打呵欠，竟疲惫地倒在一旁的沙发上睡着了。是绝望地扔掉了画笔，但眼睛中绝对没有她。也没有她怀中那战战兢兢的小男人。她悲痛极了，啪！她就给了这小子两耳光。任其莫名其妙，还是毫不客气地就势推了出去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她的目光猛地便盯住了那幅画，胸中马上便溢满了仇恨。还我丈夫！还我爱！说时慢，来时快，她已经绰起一把水果小刀猛地向画布刺去。

一下，两下！

他还在难以自拔地酣睡着，她却望着那四五个窟窿惊觉了。他曾说绘画才是他的生命，而自己却把他的生命捅了好几个窟窿。等待她的将是什么？暴跳如雷？反目成仇？或者是情断爱绝的离婚？她越想便越感到后怕，而偏偏那老妖或小鬼又在这时闪现了。

炸药桶即将被引爆……

果然，在他那痛苦不堪的睡梦中，那老妖或小鬼却一眼便盯准了画布上那些窟窿。似两点游弋的鬼火儿，灼灼地闪着妖异的绿光。她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上，却完全无法阻止那老妖或小鬼乍猛的一声长啸。

完了，一切全要完了……

是的，他在那惊啸中骤然惊醒过来，恍恍惚惚的目光似正在寻找怪叫的理由。仿佛很快就发现了触目惊心，她差点为之昏厥过去。

引爆前的暂时沉寂……

悔恨已经晚了，忏悔也绝对没有用。她一咬牙便准备认命了，却猛听得惊悚竟意外地化成了欢呼。

她只觉得丈夫猛地便搂住了她，刹那间泪水便流湿了她的颈项。她也就势紧紧拥抱着他，不顾一切地寻找着他炽热的嘴唇。

哪怕是暂时，她也要……

谁料欢呼又进而变成了赞许。似有木鱼儿伴奏一般，那老妖或小鬼又亢奋地喃喃自语了。什么果断的绝裂，什么超凡的冲刺，什么毅然地突破！孕！孕！孕终于诞生了……她根本没有想到事态会朝这儿发展，他却再一次热泪盈眶地对她说：

亲爱的！是你使我开了窍……